

麦积山石窟

人们常说：“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用泥捏的菩萨怎经得起风雨呢？可是要说到麦积山石窟中的泥菩萨，那可是另一回事了。拿它同云岗石窟、龙门石窟的石菩萨比，经过 1000 多年，泥菩萨竟比石菩萨保存得好。云岗的石菩萨是砂岩雕凿的，龙门则是石灰岩，它们除了受风化的影响外，受人为的破坏相当严重。与之相比，麦积山石窟的泥菩萨却幸运多了。

麦积山因山峰形状像麦垛而得名。它坐落在甘肃省天水县东南部（现已划入天水市），距渭河边的北道镇 30 公里。汽车可直接开到麦积崖下。初到麦积山的人会十分惊诧：第一，这儿周围满山松树，郁郁葱葱，小气候也与山外不同，真有点江南风光呢。第二，麦积山的山崖很陡，笔直下来，一点坡度都没有。倘若没有那些从半山崖上挑出来的栈道，真是插上翅膀也上不去呢。而正是这两点，使麦积山的泥塑较少受温度、湿度的剧烈变化而风化，又幸免于人为的破坏。

随着佛教传入，早在后秦时代就开始在这里建佛寺，开石窟。西魏文帝时代（535～550年）再次凿崖修阁，兴建寺宇。魏文帝的皇后死后就葬在麦积山的石崖上。北周保定、天和年间（561～571年），秦州大都督李久信还在这里为他死去的父亲造了七佛阁。隋唐时代，这里继续发展。五代至明清，这里依然香火很盛。据统计，麦积山现存各代洞窟194个，泥塑、石雕7000余个，壁画1300多平方米。

在壁立的石壁上，古人是怎样开凿石窟的呢？老百姓有很多传说。有一首歌谣说：“先有万丈柴，后有麦积崖。”又说：“积木成山，拆木成功。”就是说，伐去各山林木，堆积起来再开凿，拆除积木后石窟就完工了。还有人指着麦积山七佛阁下的摩崖造像中的阿弥陀佛和两位胁侍菩萨说，麦积山就是他们三人分工凿的。他们是一家三人，爸爸负责麦积山，妈妈负责仙人崖，儿子负责石门（仙人崖和石门是天水另两个风景点）。他们立下军令状限期完成。到了最后一天，爸爸妈妈完工了，最后儿子才赶来。爸爸要杀儿子。其实儿子修得最好。妈妈了解儿子，就给了爸爸一耳光。不信，你看他脸上是不是少了一块。这当然是笑话。那阿弥陀佛脸上之所以少了一块，是因为唐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天水发生大地震，麦积山中部崩塌，七佛阁上的山崖也崩落，砸到了佛祖脸上，留下了被人笑话的把柄。但不管怎样，石窟开凿的艰难是肯定的。

麦积山高 142 米，历代开凿的石窟分布在东崖和西崖两个部分，距地面 20 米到 80 米，层层相叠，上下错落，参观先从东部开始，上下栈道，攀梯钻洞，然后再登两崖。一百多个石窟中大部分都是泥塑像，神态各异，极富情趣。比如那七佛阁旁的天王像吧，上身赤裸，肌肉一块块都绽出来，真有点像当代的健美运动员。只是面部太吓人了，他双眉倒竖，豹眼圆睁，好一个威猛的守护神。菩萨的形象则完全不同，他们面慈心善，又常微笑，深获参观者的好感。但若仔细看，这些菩萨也并不一样。时代早一些的，常为男子形象，而宋代以后则一律是端庄美丽的妇女。这并非是菩萨自己要改变性别，实在是善男信女的心理要求。神的形象总是由人塑造的，既然渴望渡过苦海的众生把爱寄托在菩萨身上，而人间最慈爱的无过于母亲，于是菩萨也只好重新打扮了。北魏时作的第 127 窟的胁侍菩萨，俊秀清丽，面露笑容，缨珞垂身，百褶长裙线条流畅，极为传神。根据历史学家研究，菩萨性

别是在唐代才开始变化的。在麦积山和敦煌石窟中，我们甚至还可以找到长胡子的菩萨呢。

对于美学家、艺术家、雕塑家，他们可不满足于这种一般的了解。他们常在这儿久久地搜寻和研究。他们从不同时代的泥塑身上，看到了不同的时代风格。西魏、北周时代塑的佛和菩萨脸庞清瘦，脖子细而长，双肩平而瘦，连脚掌也瘦骨嶙峋的，身体比较单薄，可精神却很好。艺术家们称这种雕塑风格为“瘦骨清相”，是南北朝时代的风格。第 121 号窟的胁侍菩萨与弟子紧靠一起亲昵、欢悦，似在窃窃私语，充满了人间气息和生活情趣。再看那宋代的雕塑（这儿隋唐塑像不多），从胁侍菩萨来看，脸部已丰满了许多，有几位还是双下巴颏，手臂圆润，连脚掌都是圆墩墩的。面部表情也变了，好像很通人情，俨然是个良家妇女。明代重塑的佛像，有些塑得有点勉强，眼或者耳朵的位置不太理想。自然也有好的，像 1 号窟佛涅槃像旁的弟子，还是很真实的，但他们更像中国的男子汉，已失去了初期那种超脱的神态。这种风格的变化，正好同佛教不断与中国文化融合、不断世俗化的过程吻合。

雕塑家在这儿看到了中国传统泥塑的四种手法：

一种是圆塑，即完整而独立的立体塑像。一种叫高浮塑，相当于高浮雕。塑像后背同墙相连，身子都整个儿凸出墙面。第三种叫薄肉塑，相当于浅浮雕，在泥墙上浅浅地塑出人物的面部和手、脚等，或者利用柱子等浅浅塑出人物各部包括衣带等的形象。第四种叫粘结塑，又叫影塑，是预先塑好再粘在墙上的。大量的飞天就是这样塑出来的。他们都像一个个小天使，飞翔在佛像身后的背光上。在中国古代的匠师手中，一团团泥巴一下子就有了生命，真使人惊叹不已。

经过分析，专家们认为，塑像的泥胚是用粘土加麦糠之类的纤维，再加兑糯米汁混和而成的。可是现在不管按什么比例调制，却再也没有能够做出过去那种从不裂缝的泥料来。

麦积山石窟还为研究南北朝时代的建筑艺术，提供了可靠的素材。第1号窟是按照崖墓建造的，而第4号窟——七佛阁则是仿照楼阁佛殿的布局 and 结构开凿出的。很多石窟上尚留有安装木构窟檐的痕迹。石窟壁画上还有北朝的城阙和殿堂的形象。第5窟的佛像，上下都是栈道，他们凌空贴崖而立，工程十分艰巨。

1976年，天水地区又一次发生地震，麦积山崖出

现了新的裂缝。为了防止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毁于一旦，国家召开了加固麦积山的技术方案讨论会，最后决定采用喷射混凝土及钻孔插锚杆加钢筋带的办法，好像是用一条条的钢索带将山峰捆住。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和不破坏原来的自然山势和山色，工人们付出了艰巨的劳动。现在山体已加固完毕，原有的土红色的山石用现代材料再现了出来，原先走起来吱吱作响的木制栈道也改成了牢固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游人可以放心大胆地登临石窟并在被称为散花楼的七佛阁上撒下花瓣，听凭气流将它们带上云天。只是，我们千万不要去碰泥菩萨，决不能让那些保存了一千多年的珍贵泥塑毁在我们手里。

（苏之轼）

敦煌石窟

在甘肃省敦煌县南边有一座陡峭的山崖，高数十米。人们传说，古代有一个大将军率兵出征，在此宿营。忽然，狂风聚起，黄沙蔽日，顷刻之间，这支军队就被埋葬在沙丘之中。自那以后，人们常常可以在山下听到鼓角之声，此山就被人们叫做鸣沙山。鸣沙山东段的断崖上，在绵延 1600 多米的距离中，高低错落分布着近 500 多个石窟，1000 多个窟室，这就是古丝绸之路上的明珠、举世闻名的东方艺术宝库敦煌石窟——莫高窟。

石窟地处戈壁滩，人迹罕至，为什么能使全世界震惊呢？这是由 90 多年前的一件偶然的事引起的。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人们在清除其中一个石窟的淤沙时，发现一幅壁画上有缝，而缝后面是被封砌起来的又一个石窟。打开这个石窟一看，里面竟然藏有大量的古代文化典籍，经卷、文书、织绣、地志、户籍、帐册、历本、契据、状碟，应有尽有，总数达 5 万多

件。除了汉文的以外，还有藏文、梵文、古和阗文、回鹘文等，上自公元 4 世纪的晋代，下至公元 10 世纪的宋代。这就是所谓“敦煌遗书”的发现。这个洞就被称为“藏经洞”，它就是现在敦煌遗书石窟的第 17 号洞窟。

由于当时中国政府的腐败、懦弱，这些珍贵的文献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不少外国人乘虚而入，掠走了大部分敦煌遗书，现在都藏在法国、英国等国的博物馆内。这些文献迅速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一篇接一篇的文章发表在各个国家刊物上，世界上很快出现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

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敦煌。这里真是一个艺术宝库呵！除了丰富的文化典籍外，还有彩塑 2 415 个，壁画 45 000 平方米。作品的时代，上自北魏下到元代。此外，还有唐宋的窟檐建筑 5 座。为了发掘这座举世无双的艺术宝库，中国的许多学者、画家，离乡背井，来到敦煌，有的为此献出了毕生的精力，有的爱国学者不得不远涉重洋，到国外抄录敦煌遗书。解放后，人民政府成立了敦煌文物研究所，担负起保护与研究敦煌遗书的双重任务。

是什么原因，在这四周荒凉的峭壁上，留下了如

此众多的人类文明的痕迹？又是什么原因，使它们具有吸引全世界的魅力呢？

· 莫高窟内的一块碑上说，前秦建元二年（336年），有一位僧人名叫乐僔(zūn)，行到此山，忽见金光照耀，状有千佛，于是在崖壁上开凿了第一个窟龕(kān，供奉佛像的小室)。近年来敦煌学的专家进一步论证，莫高窟的开凿年代，有可能是在晋武帝时代，即比前秦还要早100年左右。远在汉代，由于敦煌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又由于它是附近沙漠戈壁中的一块绿洲，过往客商必在此停留。它既是军事要地，又是商业和贸易的重要集市。沿着丝绸之路向东传播的佛教，就必然会在这儿开花结果。敦煌的历史上虽有过多次的战乱，但均较为短暂，而安定的时期却较长，这就使得石窟艺术获得了不断的发展。鸣沙山一带是砂岩，不宜精雕细刻，因此泥塑、壁画便成了最好的佛教宣传手段。

莫高窟中，那些彩塑的佛像高的达几十米，小的仅十几厘米。壁画的绚丽多彩，别处更是无法比拟。在我国绘画史上，隋唐时代占有极高的地位。但是真正的唐代绘画，人们只能从不多的几幅珍品和某些墓葬壁画中看到。历史文献曾经记载过大画家吴道子、

张僧等人的画风。他们许多作品都是寺庙里的宗教壁画，由于后来的动乱，再也看不到了。可是敦煌数万平方米的壁画，大部分都是唐代以前的。它们虽然未必出自吴道子这样的大师之手，但所谓“吴家样”、“张家样”的画风，却可以在这儿看到。它们都有不拘形似而重传神的特点，画中人物无论是喜悦、沉思，还是悲哀、愤怒，不仅面部表情丰富，而且内心世界都得到了揭示。不少壁画充分施展线条勾勒的技法，尤其是那些表现世人追求的美好世界中的飞天，长带飘风，栩栩如生，至今为千百万人所倾倒。

当我们漫步在无数的敦煌壁画中时，除了欣赏壁画的技法之外，还会注意到画的内容。这些佛教题材的画，都是以宣传佛教为目的，许多内容我们现代人已经不懂了，但是其中有一部分，早已作为佛教文化，融合在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中了。就拿第 280 窟、295 窟和 420 窟中以不同的方式画的佛涅槃(ní pán)图来说吧，这就是一个在中国后来历代的佛教建筑和雕刻中不断出现、不断发展演变的佛传故事。

相传释迦牟尼是古印度北部迦毗(pí)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南部)净饭王的太子，他母亲生他后 7 天就去世了。他的姨母摩诃嚧(dī)波提把他抚养大。他

后来抛弃贵族生活，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寻到“解脱”的道路，并由此而创立了佛教。在佛教看来，所谓涅槃就是灵魂离开肉体进入不生不灭境地，彻底摆脱人生之苦。释迦牟尼传道 40 多年，已有 80 高龄，知道寿命将尽。他赶到末罗国的拘尸那城时，已疲病交加，就在娑罗树下躺倒静待涅槃。敦煌石窟中的涅槃图，就是描写这个场面的。那一天，他的众多弟子闻讯赶来，他的姨母也赶来看望。画面上表现了人物的各种各样的表情；有的顿足捶胸，痛不欲生；有个叫舍利佛的弟子，不待释迦圆寂（即去世），自己先跳入火中自焚；远道赶来的迦叶表情冷峻，他大约是“领悟”了涅槃的意义。

这种庄严而感人的场面，大约对弘扬佛的伟大和佛教的生死观十分有效，以后就不断得到宣传。在敦煌和麦积山石窟中还有专门的“涅槃窟”，以雕塑形象地表现这一题材。中国后来还有大量的佛像是涅槃像，北京的卧佛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个。只是由于宗教意识的逐渐淡薄，普通人都以为那是释迦牟尼睡着了呢。

敦煌壁画中还有几种内容：一种是根据《本生经》

记载描写释迦牟尼出生之前的种种故事的，叫“佛本生画”；一种是根据各种佛经中描绘的故事演变出来的画叫“经变画”。在莫高窟中，历代的经变画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题材，就是“维摩诘经变”，说的是古代印度的一位深通佛教教义而神通广大的居士维摩以称病为由，同释迦牟尼派来探望他的文殊菩萨反复论说佛法的故事。维摩被敦煌的历代统治者看中了，并成了他们生活的理想。因为维摩是个居士而不是出家的人。他是官商，有妻室又有财富，同时佛理精通竟在文殊菩萨之上。这样，统治者就以抬高和宣传维摩为名来标榜自己——既可照常享受侈奢荒淫的生活又不必受出家之苦，还可落得个超过出家人佛学大家的美称。因而在这些维摩诘经变图中，维摩从很普通的一个人物变成了身披裘氅(chàng 大衣)手持拂尘，神态潇洒的高士。这个经变题材在后来的云岗、龙门石窟中被不断使用，充分体现了统治者以宗教为手段维持自己统治的目的。第 217 窟的观无量寿经变，作于盛唐，画面以下方正中的无量寿佛为中心，高台华屋 菩萨舞乐 飞天神女 层层展开 场面宏大。

石窟艺术本身，证明了神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人们根据自己的社会需要来塑造神。统治者是这样，普

通的老百姓也是这样。敦煌的学者们分析了敦煌石窟中各个时期彩塑的变化后指出，技艺高超的古代匠师，也在自己的作品中寄托了他们的追求。在饱受压迫的现实社会中无处诉苦的人们，在莫高窟里可以获得精神上的缓解。作于盛唐的 45 窟中的观音菩萨，慈祥秀丽，似乎可以给受难的祈求者以希望。雕塑大师创造了一个可与维纳斯媲美的东方美女形象。在晚唐时期的第 194 窟中，你可以看到美丽而平易近人的菩萨。她对你笑脸相迎，一点也不摆架子，连那些凶神恶煞的天王力士也是一身当时唐朝服役军人的打扮，微微含笑。这是一群可以依赖、可以亲近的神。而迦叶和阿难这两位释迦牟尼的弟子，看上去竟像当年敦煌的长者和憨厚的儒生。在敦煌的艺术作品中，积淀了多么丰富而复杂的社会内容呵。

过去国外的不少学者认为，敦煌的文明是外来的，或是西来，或是东来。近年来我国的学者通过一系列分析指出，敦煌艺术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在今阿富汗一带形成的犍陀罗艺术，在沿着丝绸之路向东传播的第一天，就同中国古代西域的地方文化结合起来，而被打上各个民族的烙印。例如，在敦煌的第 285 窟、249 窟等窟中，描写古印度神话的乐神（紧

那罗)风神、雷神、怪物毗摩质多的形象 都采取了我国汉晋时代已经出现的中国古代神怪的形式。

正因为敦煌壁画反映了当时的众多社会现实，我们今天在欣赏这些壁画时，就可以看到一千多年前的各种真实的社会生活。在一幅叫《观音普门品》的画里，我们可以看到刻画细致的监狱、刑场和丝绸之路上的商旅。在《楞伽经变》图里，可以看到猎人、屠夫和杂技表演等。近年，甘肃省的艺术家研究敦煌的历史，借鉴敦煌壁画的舞蹈和服装，创作了大型舞剧《丝路花雨》，在短时间内风靡全国，饮誉海外，充分展现了敦煌艺术的感人魅力。

至于敦煌遗书，更是一种珍贵的宝藏。比如，近年来我国音乐工作者经过长期的研究，终于破译了敦煌的唐代曲谱，使古朴优美的唐乐从文字符号变成了乐曲。又如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学者，根据对当年一份酒馆卖酒时记的酒帐的研究，不但搞清了当时的容积计量单位 瓮、角 斗(dǒu 同斗)升、合及它们的进位关系，还推断出当时敦煌不但盛行佛教，而且多种宗教迷信都十分严重，达到了是神都信、是鬼都敬的地步。近几十年来，中外学者还从敦煌遗书中探讨了中国古代的历法、天文、算术、诗词、戏曲、户籍田亩制

度、佛教经典，以至民族史，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

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敦煌的贡献也是巨大的。石窟本身就是一种建筑，而莫高窟则囊括了我国所有的石窟形制。例如塔院式（或叫中心塔柱式）、佛殿式、涅槃窟、大佛窟及毗诃罗式（僧院式）等。其中毗诃罗式是专门给僧人坐禅修行用的，仅在新疆和敦煌石窟中出现过。敦煌的窟檐建筑也是较大的，被人们称为九层殿。敦煌的窟檐中还有几处是唐代和宋代遗留下来的。唐代的 196 号窟檐是除山西南禅寺正殿和佛光寺大殿之外的最古老的木构建筑。

唐代以前的中国木构建筑、宗教建筑是什么样的，在文学作品中有过不少精采的描述，但形象如何，人们却无法知道，而敦煌壁画中则有从北魏以至元代的数以千计的建筑图，这自然使建筑界无比兴奋。1951 年，当敦煌壁画摹品等在北京展出之后，著名的建筑史学家梁思成教授欣然命笔，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长文，叫《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他特别兴奋地分析了在文学作品中不断提到却在后代消失了的高台式建筑，他还根据第 61 窟中的“五台山图”，指出了日本著名古寺奈良法隆寺的布局同中国

北朝寺院布局的内在联系。梁思成教授还将敦煌壁画中塔的形象加以归纳，其中有一种单层的砖木混合塔在后来的建筑实例中已找不到了，而敦煌不仅在壁画上有它的形象，而且还保存着这种形式的一座宋塔实物。

国外的某些学者曾经宣称，敦煌虽然在中国，但敦煌学的研究中心却不在中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大量的敦煌遗书失落在国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国外的学者具有较为现代化的研究工具和方法，并进行过长期的系统研究。但是，从 80 年代开始，我国敦煌学的研究迅速起飞。凭借着我们对自己历史遗产的深厚感情和切实的了解，全国各地的敦煌学工作者近年来硕果累累，在甘肃的高等学校还开设了敦煌学专业。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敦煌石窟将会再次向世人显示自己新的魅力。

（苏之轼）

大同云冈石窟

在人称“塞上名城”的大同市西 16 公里的武周山北崖，由东向西排列着 53 个洞窟，这些洞窟绵延 1 公里，依山而凿，占据了半壁高山。整个窟群内共有大小造像 5 万余尊，大小佛龕 1000 余个。这巨大的石窟群就是闻名于世的佛教艺术宝库——云冈石窟。

武周山山冈起伏变化，好像天空中飘动的白云，因而人们就把这个山冈称为“云冈”，云冈石窟也因此而得名。

石窟开凿于北魏初年，距今已有 1500 多年。当时，大同市叫平城，是北魏的首都。北魏的文成帝拓拔睿相信佛教，他继位后，便开始大规模地营建寺院庙宇。

北魏有位很有地位的和尚名叫昙曜，统管北魏的佛教事务。当他得知皇帝信仰佛教时，便向皇帝提出了在武周山上修建石窟的建议。文成帝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昙曜的建议，并请他主持整个浩大的开凿工程。